

匯集中法逾200件珍品

汲寶齋

一束金線橫跨千年、縱貫萬里，織就貿易的繁盛、藝術的璀璨、科技的精進。在中法關係「新甲子」開啟之際，由成都博物館與法國凱布朗利博物館聯合主辦的「金線——從北非到東亞的黃金服飾風尚」特展，以金線為脈絡，匯集7家法國文化機構的200餘件／套織金珍品，以及8家中國內地文博機構的珍貴藏品，結合最新考古成果，為觀眾串聯起東西方文明在絲路上的相遇、交鋒與共生。

值得一提的是，這是該特展全球巡展的首站，也是中國境內唯一一站。展覽將持續至3月29日，其間免費向公眾開放。

大公報記者 向芸(文、圖)



▲郭培作品「遇見」由十幾萬個亮片、花朵及金色裝飾手工縫製而成。

古典工藝與超現實風格融合

是次展覽特別將國際高級定製藝術家郭培的當代創作，與來自巴黎勒薩熱工坊的百年刺繡樣品同場呈現，以不同風格的作品進行一場貫通中西審美、跨越時空的「對話」。

走進展廳，一字排開的「五小大金禮服」很是吸睛，禮服以透明材質為骨，通體貼飾長而窄的金色刺繡片。這組作品由郭培團隊歷時五年完成，用象徵太陽、文化、歷史的希望之光開啟展覽。

展覽中，郭培的作品將絲線、刺繡等傳統織金工藝與現代設計語言交織融合，成為過去與未來的連接。如由十幾萬個亮片、花朵及金色裝飾縫製而成的「遇見」，在略具科技感與超現實主義風格中融入古典繁複的手工工藝。在郭培看來，「金線」有連接的內涵：從縱向來看，連接宇宙與歷史，並延伸向未來；從橫向來看，則串聯東方和西方，將人類「編織」在一起，實現東西方文化的交融和合。

金線



展訊

「金線——從北非到東亞的黃金服飾風尚」特展

展期：即日起至3月29日
地點：成都博物館

▲18至19世紀的白色埃及婚禮華服（後）融會東西方時尚。

東南亞是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樞紐，該地區的眾多國家都有使用金線的傳統。展覽中的喬戈希亞婚禮套裝格外吸睛：由短袖裙、長袖收腰外衣和長披肩組成的禮服，寬大的金銀刺繡帶拖曳於地，以金絲織錦詮釋古老奢華。

在歐亞非地理心臟的中東地區，錦緞、羊毛與金線在織物上的精巧搭配，成為其最鮮明的文化印記。18至19世紀的白色埃及婚禮華服以歐洲西式禮服為版型，搭配奧斯曼風格的金線菱格繁花，融會東西方時尚；數套土耳其「賓達利」婚禮禮服則用金線滿繡「千枝萬葉」，再以金屬亮片、珍珠等增加設計的複雜性，極盡奢華。

走進展廳，各種織金珍品和珍貴藏品讓人目不暇接，金線與各地文化、審美的融合，綻放出絢爛光彩。在非洲西北部的「日落之地」馬格里布，金線是其服飾文化中最具象徵性的視覺標識之一。摩洛哥卡夫坦長袍以各色織錦配上金線刺繡、珠飾，繁複華麗；阿爾及利亞的繡花披肩用金線在輕柔布料上勾勒花卉，古樸典雅。

絲路霓裳曳動文明經緯

展覽總策展人、成都博物館副館長黃曉楓表示，展覽通過兩條主線展開，「一是技術源流，從古代工藝到現代科技，呈現從傳統文化到現代生活的演變邏輯；二是文化交流，以絲綢之路與河西走廊為主軸，延伸至北非、摩洛哥、埃及、西亞至東南亞的跨文明交匯，聚焦「金線」這一文化切口，講述文明交融故事。」



▲明代「大紅色綢繡過肩麒麟鸞鳳紋女袍」。主辦方供图

貫東西 霓裳載文明

事實上，人類從發現黃金到使用黃金製品，再到生產出用於紡織的金線，經歷了漫長的發展歷程，亦是不同地域、不同民族文化交流碰撞的過程。

考古研究顯示，最早的金飾片發現於距今約7000年的保加利亞瓦爾納墓葬，作為裝飾點綴在衣物或頭部；公元前3000年左右，敘利亞等地通過「細金工藝」創造出金銀細絲和細小的黃金顆粒，而蘇美爾人掌握的金銀鏈條編織技術則是從金塊到金線的極為重要的

多維視角展現金絲「相遇」

是次展覽沿着絲綢之路的地理脈絡，分為「日落金輝：馬格里布的明亮服飾」「沙海星穹：中東地區的織金藝術」「天方織韻：阿拉伯半島的信仰美學」「綾羅生香：印度與東南亞世界的金線華裳」「經緯鑒光：東方絲綢的金色記憶」五個單元，通過織金技藝、服飾藝術、審美源流等多維視角，呈現黃金與絲線在紡織藝術中的「相遇」。

法國凱布朗利博物館策展人哈娜·阿爾·巴納·奇迪亞克分享展覽靈感來源時說，「我曾經做過一個關於服飾文化的展覽，在進行相關研究時發現從北非到中東再到東亞，很多服裝上都運用到亮片、金線的設計。」她表示，希望展覽不僅呈現出「金線服飾」的華麗精美，更要進一步呈現服飾背後的故事。「通過一條跨越億萬年的「金線」，看到黃金、自然乃至宇宙是如何與人類文明建立聯結。」



▲「中西合璧」的唐代團窠對獸紋夾聯珠對鳥紋半臂充分體現了中西方文化和經濟的交流。

值得一提的是，展覽特別突出了近幾個世紀中國、中東與歐洲之間與紡織相關的聯繫。序廳中一件「中西合璧」的唐代團窠對獸紋夾聯珠對鳥紋半臂，就充分體現了中西方文化和經濟的交流。成都博物館執行策展人張晨旖說，這塊半臂由兩部分組成，黃地的部分是蜀錦，採用典型的「陵陽公樣」；另一半則是西方的粟特錦，其絲線用胭脂蟲染色，顏色鮮艷且經久不褪，深受唐代西域少數民族及達官貴人的喜歡。

在凱布朗利博物館館長伊曼努爾·卡薩赫魯看來，這段歷史讓人自然而然地想到絲綢之路——這一使中國處於貿易的中心、各種文化與技術交匯的十字路口的結構性的地理路線，由此聯想到藝術的動態維度，並將中國置於其全球歷史之中。

正是這條貫通東西的絲綢之路，使金與絲真正實現完美融合。秦漢時，中原織物用金僅作裝飾點綴；隋唐時，絲綢之路讓東西方服飾文化和編織技藝交匯，西亞、中亞紡織技術和加金織物的傳入，促進了中國織金工藝的創變出新。

明代「大紅色綢繡過肩麒麟鸞鳳紋女袍」的前胸後背處用捻金線和彩絲線刺繡出

華夏金工「衣以載道」



兩條首尾相向的麒麟，整件衣服紋飾布局疏朗有致，紅、金搭配相得益彰。清代「黃地流雲蝙蝠紋妝花龍袍」則以具有立體感的妝花手法體現皇家威儀，深刻詮釋「衣以載道」的文明精髓。

▲清代「黃地流雲蝙蝠紋妝花龍袍」。主辦方供图



▲土耳其「賓達利」婚禮禮服（前排左一、左二）用金線滿繡「千枝萬葉」。



▲展廳一角。

海峽兩岸攜手「璃光共曜廿五載」

【大公報訊】記者張帆報道：近日，清華大學美術學院教授關東海帶領8位玻璃藝術專業學生，在上海琉璃藝術博物館推出一場名為「璃光共曜廿五載」的展覽。33件造型獨特，蘊含中華文化哲思的藝術品，牽出海峽兩岸文化交流的一段佳話——這場規模並不大的展覽，是他們對上海琉璃藝術博物館創始人、台灣琉璃藝術家楊惠姍和張毅的一次致敬。2000年，清華美院設立玻璃藝術專業，這兩位台灣文化人不僅在資金上給予支持，還受聘擔任專業顧問，親自為同學們講課，對專業的發展建設積極建言獻策。

台灣知名演員楊惠姍與導演張毅在事業巔峰時期毅然告別影壇投身琉璃事業。1987年，他們創立了琉璃工房，致力於復興在中國已失傳近兩千

年的「脫蠟鑄造法」。2019年，「琉璃脫蠟鑄造技藝」被正式列入上海市非物質文化遺產，楊惠姍與張毅被認為該項目的代表性傳承人。

多年來，楊惠姍和張毅在藝術教育上傾注了很多心血。關東海介紹，2000年元月，清華大學美術學院設立了玻璃藝術專業。作為一個零基礎的藝術專業，在建設之初遇到了很多困難，但琉璃工房總是在第一時間給予資金支持。第一個工作室設在中央工藝美術學院老校區，張毅、楊惠姍，以及工坊的藝術家們阿諾（林志昌）、曾工（曾志明）等多次赴京為師生們提供指導。

在本次展覽上，師生們的新作，讓觀眾對玻璃藝術有了新的認識：劉雨帶來了作品《對魚》，靈感來自中

國民間祈福文化，將雙魚、瑞獸等傳統吉祥符號，通過玻璃材質重新詮釋。王韻驍的《山的敘事》通過玻璃的朦朧質感與色彩層次，捕捉時間流轉中山的靜謐與力量；馬小生的《廣場舞》系列結合了《山海經》異獸來詮釋實物的交替變遷。

楊惠姍表示，琉璃藝術創作很辛苦，需要有信念、熱情、堅持與行動，才可以一直走下去。策劃這樣一個展覽，亦給學生們提供了一個難得的契機和實踐機會，共同探索未來玻璃藝術發展。中國玻璃藝術之路還很漫長，還有許多工作要做。「探索並非到此結束，他們還要繼續往前走。」

本次展覽將持續到2月。

圖片：大公報記者張帆攝



▲《對魚》，靈感來自中國民間祈福文化。作者：劉雨。

◀展覽現場。

展訊

「璃光共曜廿五載——現代玻璃藝術聯展」

展期：即日起至2月下旬
地點：上海琉璃藝術博物館